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中国
当代
文学
经典
必读

1997短篇小說卷

吴义勤 主编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铁凝 刘庆邦 王安忆 汪曾祺 洪峰 鲁羊 苏童 邱华

中国 当代 文学

吴义勤 主编
陈宁 副主编
1997 短篇小说卷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1997年短篇小说卷 / 吴义勤主编. -- 南昌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500-1628-6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22002号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1997短篇小说卷

吴义勤 主编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胡青松 余丽丽
美术编辑	方 方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16 印张 16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628-6
定 价	27.00元

赣版登字 05-2016-2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们该为“经典”做什么？

吴义勤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

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



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目 录

- 铁 凝 秀 色 / 1
- 刘庆邦 鞋 / 12
- 红 柯 美丽奴羊 / 23
- 李国文 缘 分 / 29
- 王安忆 从黑夜出发 / 54
- 汪曾祺 三列马 / 65
- 邓一光 狼行成双 / 69
- 洪 峰 戒 指 / 91
- 徐小斌 若 木 / 97
- 鲁 羊 在北京奔跑 / 116
- 孙方友 打工妹菊 / 128
- 贾平凹 梅 花 / 134
- 刘玉堂 一头六四年的猪 / 146

苏 童 神女峰 / 154

邱华栋 雪灾之年 / 164

胡 正 那是一只灰猫 / 173

毕飞宇 马家父子 / 184

裘山山 白罍粟 / 192

杨 绛 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 / 203

徐 坤 厨 房 / 218

阿 成 教堂的钟声 / 234

赵德发 选个姓金的进村委 / 237

秀色

铁凝

沿太行山西麓一直向上，向上吧你就一直，是这个名叫秀色的村子。秀色山高路陡，树木也欠繁茂，只聚集着几十户人家，可秀色有名。

秀色有名，不在于它的山高路陡，不在于它的村民稀少，也不在于它这别致的称谓——秀色。深山老峪里别致的称谓很多：村名有叫居士、学府的，人名有叫张品、李哲的。这些奇而不俗的名字不知源于何人之口，但在山里人听来并不一惊一乍。他们麻木不仁地招呼着张品、李哲们，也麻木不仁地向远来的生人报上自己的村名：秀色。在他们看来，这些名字又与狗剩儿、拴柱、马家沟什么的有何高低之分呢？然而秀色实在是有名。

秀色的出名，在于它的缺水。老辈子人说，远自光绪年间，这里的水源就绝了。人说皆因有一年“二月二”龙抬头那日，村中有人犯了忌讳，放筲下井提了水。筲落井中，砸伤了龙王的眼，龙王一怒，给秀色断了水。但是祖祖辈辈的秀色人就这么活下来了，他们无一户迁徙，就那么渴着自己，茫然而又孤傲地守着干涸的家园，守着村里唯一的一眼枯井。老辈子人说，这口井闹日本那时候就是干的，说它是井，不如说是个井的意思，一个曾经有水的象征。秀色的人家就生活在水的象征里，正应了“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这样的典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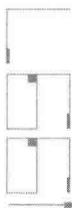
吃水要走一百里路下山去背，一百里外的半山腰有一股芦苇粗细的泉眼，是秀色人的命根子。秀色村里的男人们背上半人多高的木桶，揣上干粮，日夜兼程地赶到泉眼。那时的泉眼跟前多半已有早到的村人正排着队。于是后来者排在人后，一边伸长脖子吞咽着干粮，一边用两辈子的耐心注视着那芦苇粗细的泉水是怎样缓慢又艰难地灌满一只只硕大的木桶。排队，等水，从天亮等到天黑，在秀色的男人们是平常的事情。他们一个整天也没人说话，他们闭住嘴，用耳朵听着泉水，就仿佛

枯干已久的耳朵也需灌满水声。待到自己的木桶也终于满得不能再满时，他们会疯了似的匍匐在泉眼上，敞开喉咙再把自个儿灌个死去活来。然后他们背桶上身，腾出位置，或单独，或搭伴地重返原路，日夜兼程地回到秀色。回程是艰辛的，水的重量自不必说，紧要的是水的金贵。男人屏息敛气地在山路上跋涉，力争不让一滴水丢落在途中。跋涉令他们很快就耗尽了体内的水分，他们受着脊背上那水的诱惑，恨不能跳进桶里淹死自个儿。但因为他们是男人，他们想到了责任。他们至多会在歇脚时探头桶内看一看这水的形状，嗅一嗅这水的气息。清亮的泉水照见了男人皱皱的脸，也似乎映出了一家人渴望的容颜。于是他们鼓起力气，再次启程，拔开精瘦的双腿赶路。也有人家使毛驴下山驮水的，可更多的人家觉得不划算。在秀色，多一个畜生与人争水，就不如没有这畜生。

水被男人长途跋涉背回家来，是要上锁的。在秀色，值得上锁的东西只有水。家家都有阔大的桦木水橱，木桶安放进水橱，水橱用铁锁锁住。三几寸长的铁钥匙挂在一家之主的腰间，显示着主人的尊严，也显示着水的神圣不可侵犯。秀色人人都知道那条与邻人相处的规矩：借米借面不借水。外村人来秀色串亲戚，也都知道不带米不带面只需带水，水就是最珍贵的礼。大人拎个大瓦罐，小人拎个小瓦罐，拎着水瓦罐的亲戚在秀色会被待为上宾。

秀色人使水也讲究，须使到极致方可将水“放”走。一瓢水先是洗脸，再是洗菜，然后馏锅。等锅里的饽饽蒸熟，舀出馏锅水或喂猪，或待到下顿饭再折回锅里。

说到洗脸，那大半是姑娘家的事。娘儿们汉们是不洗脸的，他们已经没有洗脸的概念。只是那些有姑娘的人家，姑娘在一家之主掏出钥匙打开水橱的锁时才会请求一声：“叫我先洗把脸吧！”她们一边请求，一边为自己这奢侈的心思感到愧疚；愧疚着，又非要说出这奢侈的请求不可。水的匮乏使她们的眼睛失却着光泽。她们面色黯淡，呼吸也不够清爽，发辫荒草一样纠缠在头上。水的匮乏不仅截断了秀色人的欢颜，还使秀色人即令在悲痛时刻也悲痛得不那么彻底，不那么专注。他们会在痛哭的高潮中猛地发现眼里流出来的是水而不是泪，他们便想方设法让眼中溢出的咸涩



液体井然有序地再流进自己的嘴。而姑娘们大哭时更注重的是容貌的需要，她们不失时机地伸出双手以泪洗面。以泪洗面之后的姑娘，容貌异常鲜灵，加之眼皮的微红，鼻翼的微肿，上了艳妆一般，在村眉土眼的乡亲中间，闪电似的，煞是耀眼。悲痛在这时就退到了一个尴尬的角落。悲痛是什么，还有比没水更大的悲痛么？

秀色人是名副其实地靠天吃饭。村口最佳处垒了个蓄水池，他们盼望夏日池中有雨水，冬季池中落白雪，虽然，这两样东西在秀色并不多见。下雨的日子是秀色人狂欢的日子，他们会倾巢出动，站在大雨中淋浴，娘儿们汉们一律半裸着自己，而后是搬出家中所有的器皿迎雨水进家。下雪的日子也是秀色人狂欢的日子，他们会倾巢出动，不分男女老幼地趴在雪地上，没时没晌地吞咽积雪。他们往往被雪撑胀了肚子，孕妇一般叉开腿歪坐在雪地上，吭哧唉哟地叫着，难受得不行。难受着，手却止不住，手依旧大捧地往嘴里填着雪；难受着，才想起把吃不尽的漫坡大雪归入村口那长年空旷的蓄水池。雪在池中结成了冰，村干部便将冰块砸碎，拿秤约着分给村民。有个叫李老哲的村长，“文化大革命”让村人斗得不轻，罪名便是那年腊月村里分冰块，他倚仗权势给自家多分了十斤。秀色村也搞过“文化大革命”。

秀色的名声更远了，方圆百里的村寨，那些当娘的吓唬闺女时就说：“小丫头片子再不听话，长大把你嫁到秀色去！”众人哄笑起来，秀色的现任村长李哲（李老哲的儿子）便怀了小地方的自尊和不快正色道：“论风水，别处还比不上我们秀色，唐朝李家做皇帝时给选下的地方。”有嘴快的人就说：“风水风水得有风有水，你秀色还缺着风水里的一大项哩。”李哲便道：“除了没水，我们什么没有哇？”有人就更显尖刻地说：“连水都没有，还能有什么呢？”一句话噎得李哲羞愧难当。

连水都没有，还能有什么呢！这是咒语。那么，该找水脉吧，该打井吧，该上县、上省请打井队吧。从前那些年，李老哲当村长的时候，这些事都办过。本县的打井队一听秀色就犯怵，且不说井打得成打不成，就是走一趟秀色，又有多难！没有路，只有一个窄窄的陡坡，从县城出发一趟一百五十里，机器又怎么上去？李老哲就从三百里外的山前请来一个外县打井队。打井队进了村，村人像皇上一样地供着。男人们成群结队地背上木桶远征百里之外专为打井队背水回来，尽他们吃喝洗涮；女人们则变着法儿地为打井队琢磨秀色最好的饭菜。秀色活泛起来了，扭曲的

龟背石街道整日鸡飞狗跳。可是，男人脊背上的泉水和女人精心炮制的饭菜拢不住打井队的心，只二十天，他们便熬不住了。他们抱怨，住得不济，吃得粗糙，还有水的拮据。也怨不得他们呀！没住过秀色，就不知道什么叫水。他们有点后悔自己的不知底细，他们料定在这儿打不出水。在一个早晨，当秀色的男人们又一次成群结队下山为打井队背水的时候，打井队就打算不辞而别了。对一个少了男人的村子，他们怎么做就怎么是。他们以为。

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被几个妇女截在了村口。为首的一个媳妇人称张二家的，也不急也不恼，只张开臂膀冲着打井队的头把式说：“回去吧，嗯，你们走不了。”

头把式打量着眼前这几个蓬头垢面的妇女，回敬张二家的说：“什么叫个走不了？怎么个走不了？”

张二家的仍旧张着臂膀，仍旧不急也不恼，她说：“我说走不了就是走不了。”

外县这走南闯北的打井队，有土闹儿的技术，更兼一身的匪气，眼下却一时想不好如何对付这几个不愠不火的妇女。

他们退回到村里。

当晚，张二家的砸开桦木水桶的铁锁，将水桶里的存水挥霍一空，把自己洗了个通体透亮。那桶中的水本是她一家三口半个月的用项。另几个与她有约在先的媳妇，也都砸开了自家水桶的铁锁，仔细洗过自己。然后，她们相跟着出了家门，涌进了打井队的窝棚。

她们进得窝棚，像高空的霹雳，像沟壑里的野风，像乱坟岗上擦着荒草飞翔的幽灵。她们的突如其来和这突如其来的一身光彩令窝棚里的男人猝不及防。他们被吓着了，直到张二家的又重复起早晨的话：“我说你们走不了就是走不了。”把式们才认出这便是早晨村口上那几个蓬头垢面的妇女。水把张二家的涤荡得如此夺目，像山妖，又好比丛林中面颊丰饶的仙女。她脱掉四蓬综织出的花格布罩衣，露出洗尽泥垢的健硕的胸膛。她整个儿地俘虏了打井队的头把式……“只要你给我们打出水来，只要你给我们打出水来！”她在他的身子底下大义凛然地说。



打井队的其余人，掳走了其余的媳妇。

打井队留下了，又留在秀色二十天。井架又支起来了，夯声又响起来了。整整二十天，秀色的女人昼夜心甘情愿地贡献着自己的身体。她们出着大力，思念着她们那背着水桶跋涉在山间的出着大力的男人。背水回来的男人们看着水榭上砸落的锁，看看女人的气色，他们闭一闭眼，把心一横，并不找女人的茬子，只拼了命似的去帮把式们打井。

女人笼络了打井队的精气神，打井队却笼络不了那深奥的水脉。他们在女人身上和井身上都使绝了力气，秀色终是无水。

打井队走了，走得自惭形秽。他们走南闯北给秀色扬名。他们说，在秀色打井是没门儿，忘不了的是秀色的娘儿们呀。人问怎么个忘不了？他们说：“少有的热。嘴热，心热，还有……哪儿哪儿都热，烫死你呢！”

秀色的名声更远了。私下里，人们传播着秀色娘儿们的烫人之处；当着秀色人，就只说些李老哲贪污过十斤冰的事。李老哲的儿子，现任秀色村长李哲听说过这公开的调侃，也明悉那些私下的议论。他熟记在心的是那句咒语：连水都没有，还能有什么呢！

打井！他想。

妈的打井！他想。

请正儿八经的打井队，妈的！他想。

李哲就去了县水利局。从“大跃进”到今天，水利局长少说也换了十几任，每一任局长都熟知秀色的事情。水利局长冲着李哲嚙牙花子。这时一个新来的技术副局长人称李技术的，专注地听了李哲的讲述，说：“秀色，好名字！”

“名字好，人也不赖哩。”有知情者暧昧地对李技术说。

“李技术去吧，李技术去最合适。”又有人暧昧地揶揄着。

他们跟这个从省里下来的年轻领导开着并不当真的玩笑。他们心说，天老爷，敢去秀色，是闹着玩的？

他们不曾料到，李技术跟上李哲，花半个月的时间仔细勘查了秀色山脉的走向，找准了水脉。他说他料定秀色有出水的希望，他决定带齐人马上秀色打井。这时他还想起了那句有名的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秀色本无行车的路，李技术就差人到城关村里去借驴。打井的机器该拆的拆，

该卸的卸，由一支驴队驮着上了山。

早春时节，水利局打井队进驻了秀色。李哲不让打井队住帐篷，把他们精心地散到户里去。李技术被他安排在张二家的东屋，张二家的有个十七八的大闺女叫张品，是秀色的姑娘里出众的人物。

男人们成群结队地背上木桶远征百里之外，专为打井队背水回来，供他们吃喝洗涮；女人们变着法儿地为打井队琢磨秀色最好的饭菜：蒜泥“苦累”，黄米蒸糕，荞麦饴饴……秀色又一次活泛起来，扭曲的龟背石街道整日鸡飞狗跳。

李技术领导的打井队却不似从前的那一支。他们像秀色人一样地怜惜水，他们不洗脸，也免却了刷牙的习惯。李技术常把张二家的端进东屋的水又端回去，对张二家的说：“锁上，细水长流吧。”

张二家的说：“给水上锁，叫外人笑话呢。”

李技术说：“谁是外人，是我？”

张二家的说：“你不是外人也是个客。”

李技术说：“共产党什么时候成了老百姓的客？”

张二家的闭了嘴，仔细端详李技术。短短数日，李技术的脸也蒙上了尘垢，头发老长，胡子拉碴，与秀色人相差无几了，扔到秀色人堆里，不好认他出来。

二十天了，井是越打越深，人是愈来愈瘦，还是不见有水。村里的气氛渐渐地慌乱，张二家的也有些沉不住气，嘀咕着：莫不是，又到了从前经历过的那关口？

越是沉不住气，张二家的便越是一趟趟地到李技术的东屋去，她从不空手。她给李技术端一碗水。她看着他那裂着血口的嘴和裂着血口的手，对他说：“你要不是客，就当着我的面把这碗水给我喝了。”李技术笑笑，不喝。

不喝，就还是个客。是客，还不是想走就走么。一碗水再金贵，也留不下一个打不出水来的打井队吧。一碗水摆在李技术眼前，是秀色人寒碜的心意，但也是试探，是诱惑。李技术心领了。他知道张二家的惧怕的是什么，他什么也不多说，心里铆足了劲，井上见高低吧。



做饭时，张二家的对闺女张品说，一天天的不见出水，怕是留不住他们呢。张品说，谁说的？张二家的说，我说的。张品说，从前娘是怎么做来着？张二家的说，别提了，从前的娘。张品说，不提我也知道。可全村老幼，谁敢戳你们脊梁？张二家的说，你怎么想？张品说，小学三年级，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词：壮烈。张二家的说，什么叫壮烈？张品说，娘，你不懂，你老了。

张二家的老了，张品不老，正是待放的花朵。再不见水，秀色就没了指望了，她想。再不见水，她的青春也就灭了，她想。张品小学毕业，知道青春是什么，更知道青春在秀色的位置，是次于水的。

晚上，张品望着正屋里上了锁的水橱，对娘说：“叫我砸了它吧。”张二家的问她干什么，张品低了头说：“洗洗。”

张二家的明白了，却不上手。

张品亲手砸了铁锁，将水挥霍一空。

后半夜，李技术从井上回来了。进了东屋，灯也不点，烂泥似的和衣倒在炕上。井不出水，他也有些灰心：莫不是自己心高气盛一味逞能，该不会在秀色的乡亲跟前打了眼吧。他翻身、叹气，叹气、翻身。这时炕角一阵蠕动，李技术惊问道：“谁！”“嚓”的一声火柴响，灯龕里的油灯亮了，从丘陵似的灰褐色羊毛毡里拱出一个雪白的人儿。

来到秀色，李技术还没见过雪白的东西。秀色村民那久不见水的脸使他们看上去一律地面目不清。这些面目不清的脸常使李技术一阵阵心酸。现在他看见一团白光从他的炕角冉冉升起，他想，这是个人吧。他终于看清了，这是房东的女儿张品。

李技术问张品为什么在这儿，问着，他本能地跳下炕，背过脸。

张品不说话，索性抖落掉羊毛毡的遮掩。

李技术感觉到了她这抖落，也知道了此刻在他的炕上有一个赤裸的姑娘。这事实让他意外。他只一味背着脸说：“你的衣裳呢？快穿起衣裳。”

身后的张品回话说：“今儿黑夜我没有衣裳。”

有了第一句，就不怕再有第二句了。一直在炕角发抖的张品这时忽然镇静住了自己。她盘起腿，坐直了身子。她的身子映着油灯，衬在乌黑的墙上是如此巨大而又明媚；她那张从未见过天日的小脸，是方才那撒泼似的使水，才把它弄成这样熠

熠发光。她的呼吸是清洁的，她的嘴唇丝绸一样可人，她的长发受了水的滋润，无比柔韧地缠在肩上。她在勾引一个男人，光明磊落，直白放肆而又纯净无邪。她毫无经验，心中只有信念。她要完成她娘那辈没有完成的。她要活命，而水才是秀色人祖辈的命脉。她希望自己能够摆布李技术，或者去受李技术的摆布。她又对他说：“今儿黑夜我没有衣裳。”

李技术仍然背着脸说：“别胡来啊，没有衣裳也要穿起衣裳！”

张品说：“胡来！我是胡来？”

李技术说：“不是胡来你为什么这样？”

张品说：“我为什么这样？就为了给你看看。我使尽了全家半个月的水，就为这。你敢不看一眼么？你还敢说胡来！”

李技术鬼使神差地转过脸来，他诅咒着自己的软弱，但他看见了他一辈子也没见过的美好的东西。一个称谓响雷似的滚过他的脑际：秀色！他的心中一阵阵痛楚，他退到门口，很快就又低了头，只一连声地对张品说着：“快走快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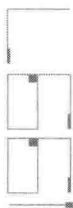
张品稳坐炕上，她说：“你不答应我就决不快走。”李技术问答应什么，张品说答应我睡在你的炕上。李技术说那么你睡，我走。张品问你往哪儿走，李技术负气似的说：“往山下走，下山，回家！”

张品忽地蹿到炕沿，她跪着，咬着牙说：“这才是你的心里话。我早就看出来，白搭！纵是把一村子人的心挖出来，也换不来你们给打一口井。白搭！该给的都给了，没给的就剩我们这些闺女了，你……”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李技术截断张品的话，不忍再往下听。

“你害怕了？”张品说，“你不敢要。你敢不要，怕是不行！”她说着，腾地站了起来，她赤子一般站在这狭小的炕上，油灯骤然间把她的影子放得如此巨大，铺天盖地，活像个自天而降的女巨人。李技术须仰视才能看清她那因愤怒而涨红的脸。他从门口奔过来制止她，“坐下坐下！”他说。她就势扑进他的怀，双手箍住他的腰。他一阵紧张地挣扎，心在擂鼓。他激她似的喊着：“放手啊你，你怎么是这样没有廉耻！”

李技术的话终于使张品松了手。她又退回到炕角的羊毛毡上。她说：“在没有水的地方，你还指望谁有廉耻呢？”



李技术心中一惊：没有水的地方，人们确是迟早要丧失廉耻的吧。

“可是，没了廉耻，就有水了吗？”李技术反问张品，并趁机再次退到了门口。他注视这个热烈而邪性的姑娘，奇怪地发现自己已不像最初那样慌乱。他们互相看着，张品又一次开始了她的进攻。“我要睡在你的炕上。”她说。

“我不能。”他说。

“为什么他们都能就你不能？”她说。

“谁们？”他说。

“从前的打井队，我娘那时候。”她说。

“我是……我是个……”

“你是个共产党的干部。”她说。

“你不相信共产党？”他说。

“我就相信共产党的干部也是人。”她说。

“人和人不一样。”他说。

“那你用什么保证打不成井就不离村？”她说。

“我用共产党的名义保证。”他说。

“从前的村长李老哲也是共产党，他给自己家多分过十斤冰！”她说。

“李老哲的儿子李哲也是共产党，不是他把我们领来了么。”他说。

“那是李哲。”她说，“谁知道你呢。”

李技术叹了口气，他很想跟张品讲一讲人类最基础的社会文明——水利文明；他很想跟张品讲一讲遍及中美洲的玛雅文化后来是怎样毁灭在水的危机之中；他很想跟张品讲一讲汉字“刑”的起因，那本是奴隶社会因水的战争而起的啊。可是他叹了口气，只说：“我老家也是个缺水的地方，我爷爷和两个姑奶奶都是渴死的。我知道水是什么分量。”

天亮了，他们不再有话。李技术揉揉通红的眼往外走。张品问他到哪儿去，“打井！”他说。

隔了一天，李技术从张二家的东屋搬了出去，打井队其余人也从各户搬了出去。他们在井边搭了帐篷，吃住都在帐篷里。张二家的问张品：“这是怎么啦？”张品听着震耳的打井声，对张二家的说：“娘，你老了，你不懂。”

李技术率着打井队疯了似的打井，头发不剃，胡子不刮，身上酸臭扑鼻，山鬼